年譜 下

漢陰文稿附錄 二

共三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卷二

年譜下

二十七年己亥公三十九歲正月上疏言調劑朋黨　上不納

時黨人以和議爲目力攻柳相斥逐士類朝著洶洶公憂之上劄歷陳自古朋黨之禍仍請斥逐奸憸而備言鎭定調劑之道　上答曰卿言雖是時有古今事有異同韓信背水而勝苻堅背水而敗今之時與此何異

三月屢上劄乞解相職　上終不許

時劉綎搆陷公不已以爲公厭薄天兵欲令撤回
不肯供給以此歸訴軍門經理前上司亦信其說
擧公名令朝廷遣督東道糧餉洪汝諄欲乘機擠
公上密啓劾公公十上箚乞解相職箚畧曰卽聞
經理衙門著臣東道督糧而朝廷準其言近日各
衙門因劉將搆陷終有此擧日後留兵三萬若終
減不得而使臣辦糧則其責不特止於臣一身而
已頃日麻提督謂通事朴大根曰劉某甚奸以不
測之言搆陷李某於部院衙門部院信之初一日
關王廟約誓時西路將官於軍門經理座間提起

臣名詬罵頗甚云以此推之其輾轉浸潤之說無所不至矣目今經理旣令督糧固當速赴而各衙門被讒說所撓旣以臣爲厭薄天兵則其於呈懇小留兵也臣不宜在其間且臣若仍據則每商議國事彼必曰某也爲議其論如此心便激惱不從所言其爲害祟尤大豈特不遜之言犯觸　君上而已　上答曰卿之心事如青天白日狂風驟雨雖或發作其體固自若也卿內省不疚外不愧人劉氏之子焉能害于國匈于人哉天鑑孔昭倚信愈重時議雖娼終不能害公公終不自安

請調本國丁壯幇助天兵防守

萬撫臺以善後官兵邢軍門將還上本請留經理萬世德按察副使杜潛提督軍務總兵官李承勳等領兵留住守王京爲善後計必留三萬然後可以成經理模揲云朝廷以餽餉之難懇請減留三千經理終不肯從公以爲我國湊合八道之糧僅可供一萬數千衆今陳游擊三千兵已往釜山藍茅藍芳威以游擊領浙兵己亥七月還國茅國器亦以游擊領步兵住星州己亥十月還兩將標下軍通共七千又將不日下去彼處之糧從何處繼給乎此是我國存亡所關乃上啓具陳且付陳一策畧曰天兵一萬該支糧餉可供本國兵三萬

本國民丁雖甚死亡而各處收合可得此數今減
其半數倍調本國丁壯二萬幇助天兵操鍊防守
則可以爲長久之道而便於事勢如是明白措語
自 上更爲咨揭而諸臣又以此一節請之未爲
不可請更議施行經理竟不聽留兵二萬四千餘
人至庚子九月始撤還

四月措置留兵糧餉事承 命南下
時兩南蕩殘留兵糧餉湊合各道之穀漸次輸運
然後可以接濟而卒然往督則反恐無益故公未
及前發萬經理以此屢致慍語又其揭帖有未安

之語公不得已卽行臨行啓曰糧餉措置雖責戶曹而該曹號令難以檢督各路請令戶判兼備邊司軍餉廳率明敏文郎一人專管運餉諸事凡臣狀啓調度之事一意句管表裏相應又擇三南剛廉解事之人勿論時散堂叅以下諸屯兵處分差放糧官各一人明查軍數細加管照且如交鄭遞運之所一體施行令糧船到卽解收以無遲滯觀其所爲另行賞罰公仍歷巡兩湖沿海之路看檢運糧形止

閏四月巡到羅州開府仍留○七月歷巡南原遂還

朝○上疏陳懇遞相職移拜判中樞府事○九月咸
鏡監司尹承勲啓請伐北虜公以爲不可　上從之
時北虜頻爲邊患承勲採訪軍情量度形勢條陳
十五事其一乃請問罪之師蕩覆老土巢穴以伸
國威者也朝廷初許之承勲遂與約束整頓兵馬
擇日舉事　上問於公公對以爲伐之而蹉跌國
隨而亡不可輕舉姑緩師期以待明春相時而動
可也時武將李鎰與公議同言官及同知李廷龜
亦上疏言不可伐　上下書止之
二十八年庚子公四十歲春復拜訓鍊都監都提調上劄

辭不許

公積瘁成疾輾轉深痼殆將半歲　上特賜藥物調理至是　上下敎曰未審卿症如何春日和煦必勿藥有喜訓鍊都監王師所隷勸勵之方近益解弛未免始勤終怠屬當春汛督率三軍振起整頓使旌旗變色士卒樂爲之用非卿不可是以復任卿爲都提調宜從速出仕急邦家之危而體寡昧之意公上劄陳都監疲弊之狀且辭以疾　上温諭勉出不許

三月承　命與李公元翼日赴籌司

傳曰李元翼李德馨才智最優當此國事艱危之日宜令日日仕進備邊司籌畫兵糧

八月再上劄論量處留兵便宜

時中朝諸戍將皆將撤還留兵多寡之事尙未有決定之議公又上劄曰今之爲百姓所苦者莫甚於天兵而天兵一朝捲回其小快於目前則有矣日後元氣索然異症橫發則未知國家將何以善處倭賊一退南方蕩然而連歲無竊發之警者只是藉天兵聲勢耳今者無他計而盡撤則賊之生心侵軼在朝夕矣竊念對馬島密邇釜山爲水路

咽喉則其於我爲害迫矣彼緣地瘠生薄素資於
關市則一日未嘗忘我國豈其遽然無意於我乎
今賊酋旣死擧兵再來非臣淺慮所可及者若馬
島之倭撑駕數十船出沒覘我則必以乞和之得
不得決焉此乃近睫之火迫膚之災其可恝乎倘
機過而始講旣動而行計則操縱益出乎彼賊而
羞悔甚矣當奏 天朝奉旨乃行詳陳 先王爲
民關市及近日賊之乞和之曲折一一明白敷奏
天朝仍請留一枝水兵圖完此事使許和之令出
於 天將責還被擄自効其誠量定約條以中其

心則南邊之事庶有歸宿且遣使退賊雖 天將所諱而許款緩兵之舉其實外爲大言而內深欲者善辭而達之 天朝天朝亦必以此計爲不得已豈不爲區處乎臣又聞遼左地方妖賊竊起至於厮殺官兵還鎭待變本國今當以此爲辭轉奏天朝曰平安一路接連遼右地界多可據儻此賊跳入本國竊據山谿潛通虜酋則爲禍深矣今善後官兵乞留鎭義州定州等處以備不虞或乘時挾擊允爲萬全而小邦亦資賴以圖效云則 天朝亦不以爲非無事則先撤有變則姑過冬而撤

豈非幸乎深恐天兵一撤則此等事欲講而無所
及矣又上劄畧曰倭賊之退非以戰克乃賣和使
退而適中其欲撤之機倭之屢遣使而戢匈鋒者
惟望此事有終竟耳今者無他計而卒撤戍兵彼
鎮撫之意亦必知戍兵朝撤而倭船夕渡海欲許
其縻心必切矣特以中朝論議方峻本國據義斥
絶故不能强焉今當急搆一咨先請于鎮撫就水
兵內抽願留者二千留釜山陸兵內抽願留者一
千統留海岸一面協鍊三道水兵一面作聲勢以
示馬島往來之倭將計就計以中其意或責刷還

以劾其誠或嚴約條鉤致情形則倭奴姑聽命而
可冀數十年無事小邦因以息肩生聚則後擧庶
可望也乞以此轉達以完大局不至貽悔云則鎭
撫必然之厭苦而欲速撤之語不攻而自破矣且
馬島之於我譬如切隣豈有永絶不通之理乎調
信乃犇浦倭奴之産匈狡而有計實行長義智之
謀主也故臣嘗以爲日本可絶而馬島不可絶今
姑專爲留兵陳奏而許縻之事先咨鎭撫隨後奏
聞似爲宜當 上允之卽遣辛慶晉將留兵盡撤
及乞留南兵三千併給折色月銀鎭守南邊事奏

聞 帝命屯守重兵善後圖終

二十九年辛丑公四十一歲十二月拜忠清全羅慶尚江原

四道都體察使開府星州

完平李公旣遞 上命公代之以同知韓浚謙爲

副使公辟吳允謙爲從事官南下歷盡海防振肅

軍政務除民瘼規畫百爲一出至誠黜陟臧否一

任公道毫無容貸方伯守令或有望風解印者

四月斥退對馬島倭使橘持正

對馬島倭平義智連遣橘持正刷還被擄男婦操

倭書契出來有恐喝求和之意公以爲此是馬島

詐計非日本所遣乃留於島中不許下陸即爲馳啓朝廷經即許和禮曹答書及開市公文來到公以爲不可包還禮曹答書具由啓聞曰此非日本事必是馬島詐計不可輕許和親開市必爲藉重天朝奏稟爲言詳探動靜然後議處　傳曰誠爲得計幾誤大事卿其從長處置便宜施行公乃遣人責之曰　天朝以汝倭傾側反覆留兵本國以爲善後之計敢於此時變言慢我乎仍集天兵之落南不歸者作爲一屯以示之又揭報萬軍門出諭倭告示帖張掛釜營折其哄脅之謀賊果闕口

而退

啓請韓嶠管嶺南操鍊事

癸巳置訓鍊都監時公以戚太師繼光紀效新書敎鍊然其書多用方言未易究竟且多不備公與西厓公益加釐正撰陣法以演習譜武藝以翻譯更令訓鍊僉正韓嶠較勘爲三卷印頒中外至是公以爲嶺南瀕倭操鍊軍卒視他道尤急而韓嶠素鍊習有材力啓請帶來專管是事嶺兵益精時嶺南伯李時發又欲廣布是書與安東府使黃克中洪履祥重刊之

啓請李貴爲召募官

李延平爲金堤郡守御史劾以貪虐罷官抵罪公卽移文全伯曰曾聞李貴盡心官事今見繡啓極爲駭愕全伯遂查得其盡心軍務措糧括田之績報于公公遂啓聞曰李貴爲舟師都廳任怨舉職爲隣守及土豪所嫉竟見斥罷情事極寃貴自亂初宣力國事不遺餘力今欲募兵築城非此人莫可請付召募官下送臣所又移文備局使卽督送貴不得已來赴面議軍務問民弊瘼行過居昌聞鄭仁弘居鄉豪右之狀移文本郡覈治其奴由是

大忤時論禍將延公然公不爲動

五月進被擄文官姜沆疏

沆湖南人當倭亂乘舟避兵爲倭所擄入日本以文字與倭僧輩結交有力不忘　本朝因商倭上待罪疏且陳賊中事機公即爲奏聞後三日又有沆疏蓋慮其闕失有二度疏也公傳示備局有宋朝洪忠宣復出之語

巡到永川祭始祖墓

始祖諱唐高麗生員避辛旽難隨子遁村公隱於永川及卒葬于蘿峴至是更置墓戸使之奉香火

禁樵牧

巡到大丘訪處士徐思遠

徐公隱居洛江上公訪見留詩以贈

巡到右水營祭故統制使李舜臣

遣從事官吳允謙爲文祭之曰某與公初未識面倭橋之役簡書密議吐盡心肝公感我情我服公畧每謂平賊之後䂓畫舟師有其人矣捷書幷惡耗而至道上駐馬隕淚之狀至今思之氣塞

十月承 召命還 朝

九月 傳曰都體察使李德馨下去已久今者風

高防歇其處又有巡察使朝廷亦有議論之事時會寧藩胡煽動北邊故有是命冬則上來待春還爲下去可矣至是公促裝北歸

啓請留惟政于嶺南以備倭信馬島倭聲言明春平調信或他倭使更來請和云而接應之際無可使者時惟政既完釜山城役惟政乙未丙申間築公山龍起金烏山城辛丑募粟築釜山城已返關東故棲公啓請令慶尙監司招置道內山寺以備緩急之用

上許之

十二月橘持正再來乞和公呈書萬經理請遣　天

朝差官不從

持正又來請和詗探情狀叵測朝廷移咨撫院公亦呈文詳陳其情經理報書曰接手劄詞旨周至區畫詳明其注念本部院尤極耿切惟是賢者登庸國有長城君子在朝夷狄守境遙知執事領東南之寄感慰何如島奴習聞必相戒勿盜邊豈敢再肆狂噬來劄謂對馬島酋長春來將躬自求和覘我虛實欲賫彈壓須得天朝委官庶彼匃狡知所歛戢但海上兵典業更七禩彼衆力屈掃穴遁歸及今三年鯨波偃靜天朝始終主戰乃克

成功則島奴之所畏者　天朝之威與决勝之猷耳彼狡請封之詐今始見之　天朝豈可以和之一字明示島奴而令包狡之無所忌憚也委官之遣斷斷不然豈直　天朝之羞亦貴邦不了之謀也爲今之計無如量貴邦之力爲權宜之謀渠果求和可許則許且陰爲之喝曰此非敢聞於　天朝也不然將又以大兵下甲弊邦之墟矣况昔日經理之臣今受經理之寄　聖天子何嘗一日不慮爾島之復來也今日交隣之事惟弊邦任之信如是明委擔於　天朝以爲必不敢和陰收功於

操縱以爲姑暫議和借此閒暇大爲修守此貴邦
息肩之日蓄艾之時也彼狡既知貴邦之許和將
要貴邦以難從之事且曰此　天朝之命我也此
時兵不足以張其威和不足以滿其志一委官之
請遂爲城下之盟可不惜哉且咨文備詳委折遠
煩好音再此布意宗社大計惟執事實重圖之○
自是歲迄于乙巳橘倭凡七來刷還被擄人口乞
和甚懇平義智平調信平景直等又必奉書於公
要成和好公相機應辨據義折之每以經理軍門
不許通款爲辭倭欲探　天將之留屯潛搶海邊

鹽卒旋卽遣還公答書責之曰自擄自還秖見反覆之狀今此來書非是要和乃自絕於　天將儻此言徹於　天朝則徒激　天怒而反有害於和事惟在足下痛改舊愆能盡誠意以事成爲期而加勉焉蓋公慮我國之於對馬島雖不得不和必欲待其積誠永絕後患而及至乙巳輕受犯　陵賊許其通和致誤事機至今爲無窮之患識者恨之

三十年壬寅公四十二歲春陞拜領議政○三月陪　詔使顧天峻遊漢江

翰林侍讀顧公與行人崔廷健奉皇太子册封詔
勑出來公同遊有詩
夏承 命按治湖西誣獄
時湖西誣獄起公以首相按獄平反所活甚多適
有不逞鞫者數日聞獄事將逮柳永詢而柳永慶
欲羅織成獄卽入鞫廳請先訊告者 上不許固
請再三遂解被誣者數十人一日見放時逆鞫諸
臣多以緩治逆獄致激 上怒下敎曰春秋緩治
逆獄是亦逆也羣臣皆相顧失色公獨怡然不動
每以婉辭明辨 上怒亦解

繳還東宮內旨

東宮適有內旨奉下公不開封還其使曰如有可問之事當於書筵下教不宜私有密旨臣不敢開見數日諸宰入侍　上曰東宮下書於大臣大臣不受云何大臣當之對曰小臣有此事　上曰古有此事否對曰此不是異事東宮久在撫軍連下書於隨行大臣故今亦偶未思得爾　上笑曰卿言是也

十一月呈病遞體察使又劄辭相職不許

時公病告踰月　上特遞體察之任諭以安心調

理又降 敦諭公又上劄陳久病曠官之狀乞解
相職 上答曰今日國事莫能收拾危如春雪此
正大臣鞠躬盡瘁之時豈引疾求退之日乎卿宏
才碩德方切依毗以安 社稷攘夷狄盡忠國家
爲意无妄之疾自當有喜卽爲調理出仕是予至
願
三十一年癸卯公四十三歲 上召命勘勳公上劄辭勳
上奬諭不許
辛丑 上命錄扈 聖請兵宣武等勳白沙公以
元勳上密啓曰伏見前後備忘有云有功人皆可

錄請得天兵者當爲元勳臣請以耳目之所睹記者陳之方 大駕駐平壤時臣以爲今七道皆敗無用武之地莫如請救 天朝諸臣咸以爲迂濶議遂不行後數日李德馨詣 行朝臣曰我有請救 天朝之策而朝廷終不採李德馨驚起曰此計最妙明日吾兩人力爭之可也翌日俱詣籌司李德馨卽發此論爭之甚力羣議頗以爲然遂定請兵之議臣與李德馨同在 上前爭請自往不決 上仍命德馨往其後得 天朝發兵文書則固多李德馨周旋之力轉奏而得來者也發兵文

書俱在承文院謄錄可考也德馨之功實關機宜
而只緣當時因公南下追到平壤非自京扈從之
類無人擧其名臣竊惜之　上答曰李德馨之爲
國誠深智計勤勞予所知之只緣非初從之臣故
不錄於書啓中姑待定功每欲議之今此之啓實
獲我心賊鋒長驅而北也自請往諭以緩其勢及
至平壤見虜諭以利害此豈人人所爲乎非忘身
殉國者不能也因命錄勳至是命召公會勘諸勳
公上劄辭勳仍辭勘勳其畧曰今之厤勘此勳者
以啓下單子爲準而臣名不在於此以自京扈從

爲限而臣爲諭賊追到平壤以請兵爲諉則臣異
於赴京之人以從征論功則臣異於征倭之將前
後左右無一可錄而往年李恒福錯有陳啓其後
希功之徒妄相唱說以爲大兵之出實由於德馨
之首請至擧 皇勑傳示於人愳然恧然尙何論
哉臣身抱嫌如此擬議之際亦難可否乞賜體諒
鐫臣姓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上答曰謙則至
矣然錄勳大事不可因辭進退宜勿辭
七月又屢上劄固辭勳不許
公再劄固辭 上答曰當國家蒼黃之日有功皆

可錄卿有大功自不可掩宜勿固辭公又上劄辭益力 上又敎曰卿忠節素稱勳勞茂著當賊鋒之長驅請自往賊前諭以利害期紓國難則是勇奪三軍徒步追行在夙夜盡瘁內而運籌決策外而乞兵 天朝驅除兇賊以安東土則是功在社稷卿雖切大樹之嫌寧忘鍾鼎之祿宜安心克遵前旨無用固辭公愈不自安懇辭不已一日上敎曰今日朝講領相辭勳之語書啓大槩公曰臣旣非自京扈從之類又於征倭無躬施之勞何可叅錄於此勳臣不得鐫改則國家重典將自臣

而輕矣其在臣身亦恐終發狂疾也　上曰錄勳事欲爲而不得爲欲不爲而不得不爲議已定何可改也公又曰臣則初非　殿下單子中見錄應勘者也亟命元勳刪去臣名使之安心叅於擬議則事體亦穩便矣　上乃問于大臣及元勳曰領相辭勳至再至三予意前後已諭而反以爲悶欲聞卿等之意功臣都監諸臣啓曰李德馨在壬辰危亂之時其所以宣力効勞者不一而足姑舉一二言之力主請兵之議自請赴遼東備陳危急之狀使本國事情得以上達　天朝發兵拯救保有

今日此其大者也及天兵渡江之後接伴　天將
隨機酬應終始周旋其勤勞最多於諸臣今日叅
錄正勳固出於公共之論德馨每以初不扈從爲
辭此則有不然者當賊兵長驅而北也欲單騎見
賊以止其鋒雖未能得達中道而返其志亦壯矣
况此行初出於朝廷之命令是謂因公而出豈可
與無故落後者比而同之不錄其功乎德馨不自
有功非但劄辭再三至與臣等會坐議功之時每
自退托不安今日　榻前之啓亦出於肝膈無一
毫飾讓然在國家酬勞之典不可以自已之辭輕

改已定之功臣等之意如此　傳曰正是

列朝實錄設局印出公承　命摠裁

國朝史草藏于春秋館又印三本分置于全星忠

三州壬辰難盡爲灰燼獨全州被兵最後故一帙

得全　上在龍灣時亟命船運奉于行在至是開

局重印命公摠裁又於館官外增置堂上額十員

編修以下不限員數計日程功皆親自纂寫至丙

午四月功訖分藏于妙香太白五臺諸名山以全

州舊本藏于江華

因戶曹啓獻議用錢

時公貨匱竭經費窘乏戶部啓請鑄錢公議曰我
國無泉貨只用米布故農病國貧今當破格設法
使利權在上往年楊經理每語臣以糧餉匱竭只
宜創用錢貨今戶部益艱若自官家鑄錢務便人
情詳盡規畫俾無纔設旋廢之悔朝廷多不便事
寢不行

冬移葬先妣屢劄乞解職不許 命給暇

時公將遷先妣墓於楊根中隱洞上劄乞解 上
答曰遷葬解職旣不著於禮經雖小官猶不可循
情而越禮況大臣乎宜從禮文勿辭又屢劄陳懇

上終不許諭以安心往來仍命本道監司著令護喪又給役軍二百名一朔赴役公感激 異恩每言及流涕

三十二年甲辰公四十四歲 春以疾三劄乞遞不許 公於去冬遷厝時觸冒霜雪親自敦事仍致疾患連劄乞解又爲呈辭時 上候久未寧不得已强疾出謝

三月上劄乞遞領相汰勳不許 時勘勳久未決臺閣紛然迭議大司諫許筬啓以爲大臣身在應削之中而不避嫌疑 金荷潭時讓筆談曰柳永

慶不得隨駕而亦在錄勳中箴之意蓋爲永慶而發也公上劄自引曰勘勳

失宜輿議重激固其所也臣居大臣之首忝應削之勳抱嫌誤事罪誠大矣但其論斥或過本情有言合勳號而遷退者乃大臣自爲之地至於假托上命籍制人口乃無狀權奸之態若此爲罪則恐罪不稱情也大臣有失則據實而劾之可也今因公事間曚曨重斥無所不至爲大臣者其可自安乎 上答曰具悉卿宏度偉量推許公論之本意今玆錄勳不幸紛然其磨勘非卿一人之所自爲則於卿別無所損彼臺諫前後論執必欲盡削子

固惡其過論雖然尹元衡論功時寧有此論乎此無非卿厚德宏量有以致之其曰假托籍制者此乃偶然之語豈敢矇矓重斥乎有韓琦然後來跋扈之斥未聞後世以韓琦爲跋扈其言適足表韓琦之忠策勳大事豈可輕汰有同兒戲乎卿之心事予悉知之元首股肱相須爲體喜見卿奬進臺諫故予亦吐出肝膈卿宜安心勿辭

又上劄辭勳請錄金千鎰高敬命趙憲三忠勳

公前後八劄斷然必辭　上至下嚴敎以責勉旣定策券方擧祭盟公不勝悶迫又上劄曰臣無功

而受勳將叅會盟之宴臣實內愧會蒙 上敎至
嚴不敢更辭而中心所蘊何敢畏威隱諱以重欺
君之誅哉臣雖有東西奔走之事此乃臣子之職
分扈 聖討賊一無可紀之功金千鎰高敬命趙
憲白面倡義竭力討賊以身殉國功業雖小節義
炳煥無愧於古人願削臣無名之勳收錄此三人
以明節義以樹風聲
因求言上劄陳戒兼陳邊良傑事件 旨承 嚴敎
卽呈病免相付判中樞府事
是歲元日有白虹貫日之變 上命二品以上各

言所懷時臨海君珒使盜殺儒城君柳熙緒奪其美妾捕盜大將邊良傑捕治賊取服臨海君將抵殺害宰臣之罪 上大怒以爲良傑與熙緒之子謀陷王子嚴鞫刑訊將斃杖下上敎曰邊良傑推鞫不嚴使柳舯同入一庭指授賊招揑造不測之語謀害王子柳舯冒入鞫庭指授一箇賊人期欲除君之長子屠父之愛妾其計匈憯幷拿來嚴鞫刑訊屢次後減死竄配人皆嗟冤而終莫敢言公欲不避私嫌上劄伸救一時知舊懼禍及公爭來止之公曰吾受國厚恩位至首相今見國之大將因捕賊而陷禍慮其利害而獨不一言乎乃上劄極論時事畧曰往者有臺官峻辭斥論王子

及嚴敎一下倡論者自辨得免同叅者反罹譴責至今閭巷有改供招臺諫之譏臣旣切痛言官處事躁妄又念　王言一布遠邇俱駭會於登對蹔達愚悃而柳船獄事　聖敎極嚴擧朝震駭柳船之事臣不敢論彼邊良傑則事體異於柳船矣良傑則有何利於已而敢生謀害之心哉良傑若死則小民愚迷乃謂老將因捕賊而被禍羣盜增氣傷損甚大國人嗟痛大臣言官無一言者此皆積疑慮之漸也他人不敢言而臣又結舌則是擧朝負　聖明也彼宮奴之恣橫又豈王子之所盡知

乎然貽累於王子歸怨於朝廷者皆此輩之所爲也守令怵怯小民怨詈有若愛王子而爲之地者須出痛懲使曉然知其非盡出於王子則民聽聳動奸騙屏戢矣 上怒益激乃下嚴敎曰領相謂良傑以捕盜之故被罪云是以臨海爲賊乎又曰豈謀害乎然則良傑推尊臨海乎旣不爲謀害則宜可以賞之乎意謂大臣必請誅良傑伸臨海之至寃雪朝廷之羞辱乃反爲此說不亦異乎公卽引疾呈告三度四月免相白沙公代爲領相亦上劄辭曰臣之起廢豈不以李德馨之去位也近日

邊良傑之貶心傷其過情以此而言德馨卽已言

之臣臣固未言之德馨究其心則一而二論其跡

則二而一者也尋亦免遞

六月改定勳案錄扈　聖原從勳

公旣斥免柳永慶代主勘勳指公劄曰此實錄也

漢老辭勳宜矣遂不錄左右爭之不能得物議譁

然莫不嗟惜至閏九月都監諸臣啓曰前日叅於

正勳而還削者其表表實蹟各於名下懸錄以啓

傳曰扈聖未叅人李德馨等六人實爲有功各加

一資大臣則子壻中超授六品職

三十三年乙巳公四十五歲　奉歸知事公於龍津別墅

公先妣墓在楊根龍津公爲便省掃營別墅於廣州龍津雲吉山下距中隱十里而頗有溪山之勝遂爲奉親終老之計名堂曰大雅名亭曰怡老名軒曰眞佚又別構小亭曰挹秀名書室曰愛日多取　天朝名碩題咏扁額以飾之至是知事公就閒來居公往來省覲以爲晚年菟裘之所

三十四年丙午公四十六歲　三月永昌大君生百官皆賀

公稱病不參

李愿㝢亭集曰永昌大君生時相柳永慶勸東宮

賀百官陳賀漢陰公稱病不進白沙公亦不進此
舉乃永慶戮永昌死　大妃廢光海亡之張本公
之迹料明鑑如此○野史曰陳賀令出白沙公使
人探公公曰我病腹不能進白沙公遽脫巾就枕
曰今日吾亦病腹

四月同　詔使朱太史之蕃遊漢江
朱公來頒　誕皇孫詔會聞公聲名至是一見傾
倒同遊漢江歸贈二律公小序曰昨日漢江陪賞
怳如一夢亂後創見盛事倍切輿感伏賡高韻以
効下懷幸賜斤正朱公大加稱賞奉詩以謝又書

贈龍津別墅扁額

日本僞致犯　陵賊請和公獻議嚴斥

時源家康代秀頼爲關白使平義智持書請和先

是　上怒言和者柳永慶承望　上意力排和議

及爲首相當國而倭又來請永慶答以若縛送犯

陵賊則和可諧至是義智縛送二人稱爲犯　陵

賊皆年少當壬辰僅七八歲永慶猶以爲眞犯將

告　廟宣赦朝臣多爭之　上下其議公獻議畧

曰我與倭奴是何等讐怨　宗社丘墟　山陵受

辱八路生靈魚肉於干戈之中殆近十年縱未能

食其肉寢其皮豈可無大利害而欲與之連和玉
帛相聘臣不知其可也且今所械來兩倭所供內
視我形貌今纔廿餘歲當壬辰年僅六七歲豈可
作賊他國而犯　陵乎云云其倭果鬚始生之少
年所供不虛此非難知之事倭奴則與我和不和
極不關重而馬島居中用事以二死囚詐稱犯
陵而欺我欲觀我之所答今將眞謂之犯　陵賊
而受之告　廟頒敎有若戰勝獲醜者然正墜倭
奴奸詐臣竊羞之受此倭一殺之後解讎講和次
第事倭奴潛笑必不少臣竊羞之朝廷不聽斬倭

於市街遂與許和

回答使呂祐吉等發行公贈詩以別

時日本請通信使柳永慶勸 上許之以僉知呂祐吉爲上使校理慶暹爲副使佐郎丁好寬爲書狀後以通信爲嫌改稱回答使書狀稱從事官擧朝爲詩餞之公亦詩贈三使其一聯曰臣子未湔陵寢辱簡書先入犬羊天執政聞之大忤

三十五年丁未 公四十七歲 輓西厓柳相公

三十六年戊申 公四十八歲 十二月 上大漸公與諸大臣承 命入受 遺教

初二日 上疾亟命大臣入聽 遺敎公與李元
翼李恒福尹承勳柳永慶沈喜壽奇自獻許頊韓
應寅都承旨柳夢寅注書金時讓等入 上當門
臥加龍袍拖玉帶於其上色絕已久公進曰禮不
絕於婦人之手請屏婦人靜而俟之已而 上賓
陞付領中樞府事〇三司告臨海叛請按律公與白
沙公同請全恩
初五日光海主卽位外間已疑臨海君爲變扈衛
久不撤至十四日三司密告臨海叛交章請事下
大臣議公與白沙公獻議曰謂之異謀則未得其

詳思以全安則合申私恩今計獨有置之官家近
處豐其饟資母致困乏未幾鄭寒岡逑以大司憲
亦疏陳是議完平公上劄亦奏全恩時論紛然力
攻謂之護逆事將不測光海兩可而并止之安置
喬桐然朝議遂分有執法全恩之異終爲搢紳禍
祟

引疾呈告光海溫諭不許
遣御醫診視賜以藥物

三月上新政劄

時大行在殯而鞫獄泛濫武將宗室多被拷訊

國人洶懼且羣小甚間事多有難言者公深憂之
乃上劄極諫其畧曰臣一死殉國素所蓄積也思
欲以未報於　先王者移效於殿下豈有量哉前
在　大行升遐之時伏見正終受遺之義嚴截明
白而外廷或有過慮之說臣竊訝焉臨海之愚悖
國人所知已安置于外而武士之交結者宮奴之
害民者顯有當律先事善處啓撤兵備何不可之
有今三司爲告首只以陰蓄異志四字請拿推武
將以此斷大獄不亦踈乎當聖上嗣服之初干係
至親之變有難遽處而數三臺諫率爾爲辭急於

防患而未暇念於處置惜乎駟不及舌矣當此生長之節廷鞠久設號哭載路人心似沮除應罪者外不緊被逮者速命議處則擧國咸忭矣往年柳舶之獄諸臣莫敢開口而臣冒進妄言幾死肆手今外間以此獄漸濫爲慮而無一人進言臣竊恠之行宮扈衛經月猶設不但觀瞻未安軍卒久直或蓄怨咨則損於新政大矣斯速罷撤以安衆心焉仍以十一條備陳箴戒其一曰謹喪禮審邪說昔成王免喪朝廟之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甇甇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玆皇祖陟降庭止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其延訪之詩曰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
之繼維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
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成王之敬無一刻
懈怠能繼武王永世之孝其喪畢而敬如此則當
喪而盡誠孝者必至矣今 殯寢未冷哀疚方劇
彈論政事逐日頻繁今日論一人明日論一人章
疏紛沓連惱睿覽如 先朝之失政盡諫於 大
行時則可矣到今言之不忠也謀危請封發語於
仁弘遠竄之日則可矣到今言之希望也士之患

得失懵學識者不顧廉恥褰裳趍赴攘臂搏擊深
恐日後以殺戮導殿下者伏願聖明深察焉其二
曰親賢遠奸爲治之具莫先於用人近來逢迎揣
摩趍附攀結積痼難醫人主必明觀公聽使輿論
無壅端本清源使邪逕不開然後擇言於逆心遜
志之間則正直登庸諂諛遠屏朝著自清矣其三
曰敎養世子今東宮岐嶷輔導爲急習慣少成宜
擇所與若太公望之不與鮑魚恐養以非禮也疏
廣之却外家監護不以私示天下也自今宮僚宜
簡一時知學有行義之人久任輔導日與親近則

補益多矣其四曰誠意正心人主一身國家之本
而卽位臨政人主之始也察一念於善惡之幾戒
一事於喜怒之節淸明在躬權度合理以爲建中
立極之本其五曰嚴肅宮禁治國在於正家正家
在於反身使內外肅然請謁杜絶以爲刑家御邦
之本其六曰尊奉 大妃惟聖明方抱至痛皇皇
莫及所欲孝而盡子職者惟 慈殿耳至誠奉將
先意怡愉終始無間以爲敎民興孝之本其七曰
愛恤同氣聖上經變盡倫惟在友于諸王子頻賜
敎諭益篤恩愛使和氣休洽焉其八曰收拾人心

天命至嚴而常顯民情至微而可畏目今民散久矣南倭北鄙憂虞已迫此時收拾最爲急務寅畏罔間好惡與同以爲祈命之本其九曰擇取賢士人主擇人勿用卑諂全取方正使朝廷自尊以爲觀瞻取捨之本其十曰不私外戚　兩朝外戚盡罹禍敗獨數人以忠謹自持慶流苗裔眞可謂後世法念漢文之不私追郭釗之密讓保其福祐以爲清朝美化之本其十一曰容受直諫人君有從諫之實則下人不命亦諫譬如江海能容何憂百川之不歸朝哉舍已從人虛心好問以爲檢身制

事之本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事在謹初曷不勗焉伏見聖敎藹然求助赤心銘服期待堯舜答曰天變實由予不德兢惕罔措獄事予亦不知所爲卿須從速出仕叅鞫善處

因臺諫避辭上劄自明

先時延平李公來見公語及宮城警備之事公曰扈衛軍卒當此春寒曠日暴露必生怨叛恐有他變似當速爲善處若以　先王疾亟之時無端出闕及恣行殺越等罪罪之出入其門者從輕重科罪則反側者自安而國家處臨海之義得矣若形

迹未著而遽以逆名起獄則厥後極難處置而恐
爲聖德累也吾欲與完平鰲城相議善處而未得
眞的故未敢耳延平卽以公意往言於鰲城及司
諫尹孝先孝先以爲然初欲往見公議處聞崔有
源言果不往議於公而與有源發言於完席乃以
包藏禍心陰懷異志交結名將多聚武士椎劒等
語密啓公方與諸宰坐賓廳將謀善處之際臺諫
密啓遽下公見其措語與前日善處之意相左驚
謂諸宰曰臺諫如此發論何以決末乎又出語人
曰自古未有三司告變於是有源大怒以爲公前

後異辭先使獻納任兗劾公於避啓中有源以執
義繼發搆捏詬罵極其憯巧至謂之用心反側公
上劄陳卞曰臣見任兗避辭辭語凜然令人驚悚
但一則剌臣劄外意而爲語一則擧臣初未嘗干
涉者而爲斥一則以臣爲不欲遽發臨海之事而
擠之重罪一則以臣爲促發臨海之獄而欲推諉
發言之端臣於是迷服罪之所矣其初辭語李貴
尙在其口可掩乎二月十四日臣在賓廳而三司
密啓已入其密啓之意大臣皆未聞知其間曲折
李元翼李恒福終始同席如承下問其不吐實乎

人心至靈少有自欺必不能慊十手所指是非自判橫逆之來雖入地而含笑而已噫往年因獄事而欲殺臣者臨海也怒獻議之異已而欲陷臣者柳永慶也臣而效乘時者之爲則報私怨此其時矣只爲愚直愛君之深方以堯舜爲期待且論朝家事體以致臺閣紛亂醜詆橫加無病自灸臣之愚也甚矣仍乞斥罷優批不許時延平在咸興任所亦上疏陳卞以明當時事狀

五月因禮部覆題上劄請陳辨

先是光海在東宮 天朝以捨長立少不許冊封

至是告訃請襲使五峰李公好閔赴京久留禮部
又不許封其題語以爲該國會集通國臣民公議
詳確明白具奏一面移文遼東撫鎭管差的當員
役前往詳査臣民推戴實蹟具奏然後會議定奪
云於是撫院差自在州知州萬愛民遼東都司嚴
一魁將出來査勘公方遭臺言退在私室而不勝
憂憤上劄曰伏聞禮部覆題之語中朝該官雖爲
福王而發此語至今臨海上讓本而撫鎭差官面
質極爲怔愕差官之來令解事宰臣明白開諭使
知無可讓無可質之由然後卽爲一咨速赴廣寧

備陳事情探其報揭而來則　中朝之情亦可知矣答曰省見憂國之誠深庸感歎頃日之事卿豈有嫌須以國事爲急出而共貞

差官接見時陳面質之非

十六日兩差官到館以嗣君之不卽出見嘖喝比至又欲見臨海以驗病狂狀公與諸大臣據義詳辨隨機善處及接見時差官於御前令面質其虛實入侍諸臣莫敢措一辭公趨而進曰以弟證兄雖下國不敢聞命差官辭屈不敢更問而退

差陳奏使奏　王大妃奏文馳奏　皇京

差官未到之前專差陪臣李必榮據本國文武耆老宗室散班儒生軍民等狀啓且奏文一本先爲馳往陳奏而朝廷以事機甚重宜特遣大臣直進帝都備陳實狀主答曰李德馨年富力强且有才智左相借銜入送可也左議政李恒福右議政沈喜壽啓曰伏承上教益歎任事之得人公於是辟戸曹判書黃愼爲副使賫領請襲奏文治發公以爲今差官既還不幸誣言先入則使臣繼至雖工言無益不如先至　京師備陳實狀遂星夜疾馳到遼廣撫鎮諸衙門應機周旋明陳前此使臣失

對之狀仍又兼程二十七日而至　京師○公到遼與白沙公書曰生宿緣耐苦世間壬辰以後歷盡平壤島山倭橋之戰風雪滿寢衣矢石落傍邊自謂艱險嘗已盡矣不料苦境尤有難堪者畏景爍金炎塵眯目數步不能堪行而乃日馳百五十里此際困惱之狀想故人有以體諒也所幸得及兩查官之行於廣寧不失事機今欲圖趂多官會議之時恐筋力先仆耳

留　京師五月竣事而還

公留館逐日呈文禮部血誠號愬每見閣老及該

部諸官泣陳本國悶迫事情辭意懇惻　天朝多官莫不動念屢上催本竟奉　聖旨準封其咨曰該國舍長立少原非綱常正理但差官明白查覈肆久在病中琿國人所戴可冊封遣使依隆慶年例又許王妃柳氏封冊留五月始還其往返一路也　天朝諸鎭之官或盛設酒饌出迎路左或貽書贐贈隨處護行盖二百年所未有之事而公之見重於　上國至於如此
回到通州揭提督洪世俊論學
公在館以使事未完不敢言私事及歸到通州貽

書會同館提督洪公論復性養氣之說且問 中
朝理學今有何人又請近時名公汪南明許海嶽
文集宋太史題扁
到鎭江揭遊擊吳宗道乞示廣寧合揭
先是廣寧鎭撫官趙偁李成樑欲因我國嗣君之
未定民心之疑亂占取地方作 天朝郡縣密揭
閣部竟被臺叅公欲見其揭本托宗道從弟貫道
及其表弟施相公購得仍書報宗道使之密傳蓋
宗道壬辰東援時深與公厚今又送人周旋於廣
寧衙門及北京朱閣老宗道之致力爲多 ○ 又貽

書楊經理請得肖像以酬　先王未卒之意如黃
叅軍應賜李摠兵芳春等書問慇懃皆東征舊好
也
十二月復命
公之未還十月光海念公遠役特命畿伯優給食
物於老親所在處至是嘉公勞績超陞公父通政
判決事又官其子六品錫土田臧獲倍數公上劄
辭謝答曰卿以　先朝大臣爲國事赴愬　帝庭
離違老親備經寒暑乃奉　明旨而還卿雖不伐
國家酬勞之常典豈可闕焉卿宜安心勿復多讓

辯劄在己酉正月原本逸

進呈中朝冠服正制

主教曰我國衣冠雖遵唐制而不得其正 先朝每欲貿各㨾官服一正謬誤而未遑焉陳奏使今適貿來可得追繼 先志丕變陋習深庸喜幸各㨾制度并倣此改造本件藏之禮曹永作依式

三十七年光海元年己酉公四十九歲春乞暇省親病于龍津時知事公在龍津別墅有疾公受暇往覲公亦病發上劄乞遞職答曰知卿有色憂身恙爲之傾慮目今詔使白牌已到邊上聲息可虞此時卿何以

久在外處卿其調理奉親上來

四月還　朝

以帶職久滯難免越法之罪陳啓待罪

因臺啓上劄陳倭情仍自劾辭遞不許

日本已自十年內和好往來至是平義智平景直出來要上京進香又乞開市朝廷不許上京而只許開市憲府劾以忘深讎弛大禁啓他日無窮之患請備局有司堂上推考該色郞廳罷職公初旣主張回啓乃上劄曰憲府以忘讎怨許開市請罪備局大義凜然令人起歎然其間利害有不能釋

然者此賊之爲萬世讎尺童所知也旣不能斥絕
而與之羈縻則開市終可避乎往年朝廷不幸而
輕遣惟政又不幸而輕遣通信使失此二策臣切
嗟咄旣依舊許和則上京及開市皆所應行但上
京極難而開市無深害彼旣意滿於開市則上京
可以防矣臣久爲宣慰使熟諳事狀故悉達所懷
矣不意堂郞俱被論劾臣何敢抗顏於籌畫之列
而但今日待倭捨此無策臣職可罷此議難棄惟
聖明裁擇焉

五月和贈熊 天使詩

行人司行人熊化奉 賜祭賻詔出來見公深服
贈以二律題曰奉贈李漢陰議政小序云議政當
倭警時有定難之功功成身退猶在强仕之年詩
故美之公和之又陪游漢江賦詩極歡
九月上議請停 王大妃拜 陵
時 慈殿必欲展拜 穆陵公與白沙公獻議曰
古者夫人哀慶不踰國無遠行之禮臣等之意决
不可爲也 大妃遂停行
復拜領議政屢劄乞解優批不許
完平公病遞而公代之引任崔醲誣事上劄力辭

答曰卿器足以匡時予之望卿不啻若濟川舟楫今日安危之托捨卿其誰上年之事大臣臺諫責任不同議論間寬猛之殊容何傷於共濟乎國家方急姑舍旣往董率百僚同寅協恭勉輔寡昧致國家和平之福幸矣公又屢箚不起繼以呈告左右相進啓曰臣等待罪政府當艱憂之會大小謀議無所取裁朝野慨歎領議政宏材遠猷聖鑑所燭而三箚四狀乞解不已上年情外之謗誠一時事機之不幸者也近究其說由於浪傳明白呈露朝著已知領相之公心弘量有何芥滯伏望更加

敦諭使之速出匡濟國事答曰領相心事予豈不
知亟出輔予惟日望之而辭章屢上牢讓不止此
必由寡昧不足與有爲之致予甚慚靦卿等宜體
予意速爲勸出共濟國事
十月拜命視事啓請頻御經筵
公雖屢辭而促敎連下至有未安之敎又遣承旨
勉出公不得已肅命仍上啓陳勉曰近來玉體在
疚尙未一御經筵臣隣阻隔雖有願披懷抱而效
愚忠其路無由下情不通而欲望其有濟乎朝著
紀綱之所係莫重於首相而不擇苟充如此上下

情志之相通莫及於經筵而羣臣經歲不得一望
淸光又如此艱虞萬端何以處之伏乞改卜賢德
答曰聞卿出仕深用喜悅寻以薄劣叨承丕緖而
不幸疾病侵尋殆無寧日罕接臣鄰職此之由恒
懼不克負荷徒切願治之心而悶國事之日非弘
濟艱難唯倚大臣卿雖有微恙調理而行毋庸固
辭

十一月上劄乞暇往赴鵝溪李相國葬于禮山
八月鵝溪公卒于京師至是返葬于禮山公上劄
請往赴答曰知卿將赴會葬以遠出爲慮日氣甚

寒好爲往還命給由馬澆奠狀○有祭文挽辭墓誌

還朝請移御新宮

壬辰亂後宮闕灰燼時御在閭巷間至是昌德昌慶兩宮告成大臣諸臣皆請移御主多所拘忌托以喪制未畢不肯御新宮公上劄曰聖上在哀疚之中以移御華屋爲未安羣下孰不感動但帝王之處喪與匹庶不同今者聖明重建 祖宗殿閣必思 祖宗堂構之業而成之其難也守之其不易也以追慕之心加惕慮之意愼德永固則國家

萬年之基其將自此始矣

十二月上劄陳親病乞解職往救得由往省

公以親病頻發每每乞由屑屑往來公私未安乞

遞相職歸救而慰諭不許命安意往省仍令本道

題送食物

三十八年庚戌公五十歲正月上劄謝賜食物乞遞職救

護不許

公以親病尙苦 國祥又迫帶職久滯極爲惶悶

答以安心留省待差上來

趁 國祥還朝

時頻送史官促令上來故不得已還朝

又陳親病乞解職往救不許

自是年以來知事公衰疾頻作救護無人公情私煎迫而時又國事日非羣小甚間忠言莫進禍亂將萌公無意在朝而名在首相進退俱難故屢章乞解瀝陳血懇而主終不許或使之受暇往省或諭以奉親上來拘以虛禮歷年靳持而每下未安之敎公入而不能將親出而不能匡君憂讒畏忌至有祝宗祈死之願 自是辭劄不能盡記

閏三月上議力言恭嬪追崇之非

恭嬪光海私親也至是將追崇稱后封陵命議大臣公進議曰位號事體重大或失於情文之正則非所以尊崇也曾無受冊正位之舉而到今擅上徽號非但貽貳尊之嫌而已不宜率爾講定以貽後悔也時諸大臣禮官皆言其不可而主竟不聽追上尊號曰恭聖王后墓曰成陵後奏請蒙 允祔于 太廟

啓進楊經理肖像

已亥置邢軍門生祠 宣廟又欲幷祠楊經理每求其肖像於使行而未得及公戊申赴京托之黃

叅軍應賜至是傳來公進呈請追述　先志寫置
生祠主從之并安於宣武祠
送次子如璧之任殷山作書戒之
其畧曰我旣負國竊廩而汝又以我蔭爲民宰辱
親負國唯在汝處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乃聖人爲仁之功臨事每思此意則心不放而
思過半矣
五月上劄得由住省親病尋又因促教上劄乞解職
公之下來也主賜油芚扇帽歸遺老親未幾又以
東宮冠冊促還公又陳情乞遞

因世子冠禮上劄陳勉又乞遞不許
劄畧曰臣伏聞冠者禮之始也於以備服而責成
德也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 宗
社無疆之休自今始矣學問宜及時而勸勉矣方
正宜極擇而親近矣遠便嬖務誠身絕私玩戒喪
志是皆成就之方而羣下之所望也如臣負罪者
何可竊保導之號貽有識之譏哉
七月還朝○進五賢從祀文廟議并議從享節目
館學及八道儒生自 宣廟時疏請五賢臣從祀
不已至是儒生臺諫政府交章力請命議于大臣

公獻議曰吾東方道學歷羅麗以來罕見爲士子
矜式逮我　聖朝始有五賢臣者出而濂洛闕閩
之遺緒大明于世其尊尚崇報之舉當卽議施而
遷延至今此士論之日激而國言之僉同也今無
別議惟在斷行於是主從之及其從祀配廡也禮
官又請議節目公又獻議曰當此盛禮應有遣官
祭告之事今兩廡從祀之列有已被中朝貶黜之
人猶此襲謬宜倣中朝成憲使耳目一新主命儒
臣考禮施行
上劄引錢若水文天祥例乞致仕歸養不許

公旣連章乞遞終未蒙許進退迫阨乃上劄陳情
曰宋時錢若水年四十以母老乞致仕文天祥年
三十七援若水之例而致仕今臣之年老若水十
年老天祥十三年而彼之親老必不如臣父之甚
且念若水天祥中年雖致仕終乃救勞王室畢其
忠藎臣他日自期豈在二人後哉願依已行之例
特許致仕歸養俾免終天之憾主猶峻批不許自
是迄于壬子凡六次乞退

九月又以親病得由往省主賜藥物酒食

時知事公衰疾日甚公未忍離違連上劄乞遞不

許

冬陳身病乞遞亦不許遣醫看病

三十九年辛亥公五十一歲春在龍津作菼堤曲

菼堤別墅村名也時朴萬戶仁老從公遊仁老始武擧爲萬戶晩從張旅軒學性理語折節爲學公體察嶺南時甚相善仁老善歌遂令作菼堤曲極敘投閒致養之樂江湖退憂之情以述懷焉至今聽者尙可見其眷眷忠愛之誠

二月還　朝

以主有疾也

四月上劄論鄭仁弘誣詆先正之罪仍力言儒生禁
錮之非
春仁弘投疏極詆晦齋退溪兩先正以爲君子之
反爲小人又曰周行己之失語甚絕悖太學諸生
陳疏辨斥又削仁弘名於青衿錄仁弘之徒朴汝
樑爲持平啓許之主大怒命館官叢首倡者於是
諸儒捲堂主益怒命罷館官而錮諸生　聖廟遂
空朝廷大鬨公上劄數仁弘之罪仍言主失德冀
其感悟而批益憤激公又三上劄屢千言爲先正
訟寃而歷言仁弘毀先正之由明白剴切主怒稍

解命釋儒禁

上劄辨始祖逌村先生被誣事請改正

逌村公卽公七世祖諱集以抗直忤賊僧辛旽貿父逃難旽誅還朝仕爲判典校寺事卒於高麗恭讓王丁卯圃隱諸賢爲詩哭之任士弘父子有私憾於廣城君卽逌村公之曾孫文景公諱克堪兄弟遂於輿地勝覽中誣書逌村入仕我朝　宣廟時經筵官洪迪盛言其誣　宣廟命改之至是當重刊公上劄陳辨請追先王之敎革國乘之謬主命儒臣改撰附錄

六月引對便殿力訟兩先生誣辱不納

自仁弘醜詆兩賢士論層激時象大乖諸道儒生相繼卞誣而主猶右祖仁弘一向訑訑是月初十日公與白沙公請對極諫主猶不能解其惑

是日請復任叔英科

春舉人任叔英對策譏切宮禁外戚言甚剛直主怒命削科諫者相續而亦不聽至是公與白沙公竭誠力爭主乃勉從

弘黨大起攻諸大臣公連上劄懇辭

嶺右諸儒自稱爲曹南冥 植 鄭仁弘辨誣朋起上疏以探上意於是爾瞻等募無賴人李宗郁朴乾

甲等誣毁兩賢攻斥大臣無所不至其徒日增守
闕投疏者接踵公自是呈病不視事連呈辭劄主
猶羈縻不許累下召命
八月出赴留都之命旋即引入
公以致仕之請終未準許義決難冒叨連上十章
乞遞終養光海終始勉諭不許
九月例降左議政
一松公遞右相而完平公復拜領相故也
聞知事公病添上劄徑歸
不待批下馳往省救又上劄乞遞

十月又上劄陳情乞遞嘉禮都監提調不許趣召不得已赴朝過禮卽還

時將移御新宮又世子嘉禮將行而公爲嘉禮都監都提調又上劄乞遞本兼諸職主并不許趣召不已公上京叅賀禮旋卽還歸

又上劄陳懇乞遞

公自夏以來不安於朝引入乞免而羣小窺覦百計搆陷及一出叅賀而訾謗又發公又累牘陳懇至有闕地深入之語而批語愈峻至十二月劄批曰卿以 先朝大臣決意勇退是乃謂予不足與

有爲也累累勸出事甚未安但聞古語曰無不可仕之朝卿宜勉回遐心又諭政院曰不辟忝位大臣不附三公杜門深入惟恐棄予之不及若將浼焉予甚怍之公愈益悚迫不敢出辭劄至二十餘度矣

四十年壬子公五十二歲正月再上劄乞遞不許○因承旨敦諭不得已還朝

公又上劄陳情主不賜批發遣承旨往諭使之促還公勉强上來

三月海西獄起公爲委官

鳳山郡守申慄誣告金直哉及其子百緘謀逆設鞫數月無辜橫罹者甚多主令大臣條列其冤枉者以啓公與領右相極力平反多所全活

因臺啓進議號牌便否

時設號牌已久而避役之徒煽動浮言以爲不便諫官亦啓請撤罷命議大臣公引朱子在漳州欲定經界爲奸民所誣之說以爲擧國之號牌非止一州之經界其恐動詆斥何足恤哉奸民輕朝廷士大夫從而和之亦可傷也今軍政紊而羸卒偏苦繇役繁而殘戶獨勞此仁人之所動念者也惟

望堅定許令議處以全國家事體未幾浮言益甚

事竟不行

五月因臺官侵斥上劄乞遞

時臺官發柳永慶追律之啓而又請上光海尊號

申景禛以大臣啓中不擧永慶掩蔽聖勳之罪引

避詆斥盖癸卯議勳時諸大臣方議王世子衛社

之功而永慶不悅掩蔽之說諸大臣皆聽而今不

擧論爲辭然公與完平白沙兩公實未嘗有聞乃

上劄請罪因爲引入白沙公亦啓言其狀

九月復陞領議政

完平公病遞而鄭仁弘入爲右相

第三子如璜登第

時知事公病少間且有科慶奉來京第爲設慶筵

公著幞頭挿花洪大諫鎬望見公乃呼領議政新

來知事公拍手而笑公乃出迎洪公卽前謝曰知

罪公曰爲老親著新恩冠服而莫有呼者若非洪

君無以爲老親榮觀也一時傳爲勝事

十一月策翼社亨難二勳封漢原府院君

夏設功臣都監定五功臣一定社也一扈從也一

治永慶獄也一治臨海獄也一治直哉獄也公以

戊申奏請得準功及海西獄委官之功賜效忠奮義炳幾翼社功臣奮忠秉義決幾亨難功臣之號非公志也旣不敢强辭常自慚恨每語人曰能辭壬辰之勳甘受今日之勳其義何如癸亥反正後罷其勳○海東春秋曰月沙李公廷龜爲禮判大提學時嘗謁公公手持刺紙久不釋待人請出還公猶姑留案上而諦視之李公問曰公之愛翫者豈以華銜耶此皆公昔年所踐今且兼領兩館有何羨乎公曰非爲此也羨君無功臣號也今世勳封孰不爲之仍嚬蹙曰壬辰我能免而今不能免

所以羨也

知事公推恩陞資公上劄陳謝

知事公陞拜同知中樞以功臣父賞加也公尤以

盛滿爲懼又上劄辭職

四十一年癸丑公五十三歲十二月參功臣會祭及功臣會

盟宴○上劄請勿別遣陳奏使

壬子浙江總兵楊承業誣報朝鮮四道半雜倭奴

傾心相向都御史楊鎬移咨來問又遣差官黃應

賜到釜山探倭情故使賀至使趙存性陳奏辨誣

而該部不爲覆題故方議別遣使陳奏而公更慮

當時閣老及禮部官皆性猜量狹全不佑東事累使陳辨恐涉太煩請於謝恩使行奉奏辨明主從之遂於謝恩使宋英耇行順付陳奏

夏銀賊朴應犀等上變告國舅金悌男將擁立永昌大君㼁三司交章請誅且咎大臣緩討公與白沙公合辭請出置闕外

先時李爾瞻等嗾人告密誅鋤縉紳名流以植黨立威四月驪州銀賊朴應犀徐羊甲（應犀領相淳庶子羊甲牧使益庶子）在獄當死爾瞻敎使上變應犀等遂誣告延興府院君金悌男挾㼁謀不軌主素蓄疑忌奸人

又從患之獄事大起事有不忍言者前後親鞫絲毫未嘗委有司公以首相守正不阿務在平反被誣者頗得釋時大君璜年纔八歲爾瞻等指爲禍本嗾三司交章請誅政府獨無廷請之擧羣小咆哮禍且不測一日大司憲宋諄大司諫李冲揚言於殿上曰廷議皆以大臣不卽伏閤爲咎公歎曰天若祚國必無此事凝然不動已而與白沙公同出議曰廷議如此事將若何白沙公曰吾意在戊申之議矣公曰然則死乎白沙公曰禮云內亂不與焉我何必爲永昌死乎子以首相當斷此事若

令出置闕外當屈首從之若如三司之論必罄于
甸人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公笑曰吾意也明
日伏閤以本仁斷義出置闕外爲辭爾瞻大怒抗
言于大臣曰朝議皆欲置辟而大臣只請出置非
百僚所以爲　宗社意也語極侵軼公答曰已領
僉意持前議不變翌日爾瞻稱病不來曰不可與
此大臣苟同公聞之曰不來耶人各有見任自爲
之瞻等愠怒益甚
臺官鄭造尹訒等發廢　大妃之論公與白沙公議
討之

時獄事蔓延百端羅織轉成巫蠱教宮人爲證而
侵逼　大妃外間喧言將廢　母后二十五日掌
令鄭造尹訒獻納柳活正言朴弘道等於避啓中
向　大妃出不道之言曰巫蠱之說傳播已久外
應之跡顯出賊招則得罪　宗社　母后之道絕
矣公謂白沙公曰造訒之罪犯上不道生乃見此
事吾二人同進上前先以盡誠孝安　慈殿之意
反覆開陳以待上悟仍切劾臺官無天不道狀悉
力擊破之無遺則此拔本塞源之義也白沙公曰
不可吾等啓辭未半天威震怒或臺官狙擊勢難

畢說臺官旣誣引春秋眩惑上聽玆事必詢大臣我粗習春秋但引經據義段段攻破今已具腹藁或獻議或進劄仍及永昌不可加誅之意可也公曰試具草示我翌日詣闕公謁白沙公曰此事何能忍待數日我心如焚今日入啓如何白沙公曰不可仍以具草示之且曰今造詞已遞國是稍定[二十六日玉堂處寘遞造詞]不如待時公然之越二日白沙公先被劾去[白沙公以薦鍾城府使鄭浹而浹謀逆正刑故兩司以誤薦劾之]公益悵悵無所聊睠顧國事憂累君德每歸私第仰屋飮泣輒却食不進惟索冷酒而已○白沙公撰公

誌曰廢　母之議起明甫欲急攻余欲待時卒從余議余先敗退明甫孤立未盡所言泯泯而歿使後志士隕淚千古余之誤明甫多矣及丁巳獻議卒踐其言謫北靑而歿○肴叟嘗以公之急攻白沙待時之論比諸王陵陳平曰人臣之義當以漢陰爲正

六月上　王大妃進喪服議

時延興金悌男賜死禮曹議告訃於大妃殿判書李廷龜被論呈病參議柳潚以爲悌男以逆魁賜死決不可告訃於　大妃進喪服叅判吳百齡以

不可不告訃之意反復力爭而未决來見公以爲時議如是力沮何以處之公執手泣涕曰君言是也以議大臣之意速爲稟啓則吾當爲之吳公卽以收議大臣稟啓允下公遂議曰父子之倫君臣之義俱係三綱悌男雖以逆首得罪　宗社而慈殿之天倫惟當自盡而已有司告訃進喪服進素饌朝廷一番問安則似合變禮蓋春秋子無讎母之義先儒定論又子無絕母之道今日所處變者不出於此主大怒批曰悌男旣以逆魁屈法賜死則　大妃喪服似有降等節目而末端云云之

說於此議得似是贅語予甚驚惟於是羣兒側目
必欲中傷誣辱益熾○申東陽尉翊聖丁巳記事
曰漢陰讎母絕母之議蓋併絕造詗等論也未幾
漢陰上劄忤旨造詗等自爲計日益甚淸陰金公
尙憲以爲昏朝立節之人皆述漢陰公讎母絕母
之語以此論之漢陰公當爲昏朝節義之首倡也
上劄引疾乞遞命賜以藥物調理行公
自初四日病篤而引入
因賊招誣引待罪城外上劄請罪
時鞫囚滿獄告變連仍爾瞻等密囑罪人金錫老

他本作金應璧誣引公公惶恐出待命昭義門外主屢遣史官敦諭促令入來叅鞫公四上劄請罪席藁至七日錫老臨刑謂監刑者曰吾誤聽人言誣引大德賢相吾死爲愧鬼

議于賓廳停大君啓辭

時宗室三司幷請大君按律或曰再啓或曰三啓而獨賓廳之啓只請出置至二十一日主只令出置闕外公以爲今既出置則更何有啓亟令賓廳停啓宗室之啓亦隨而停獨三司力爭不已羣議益譁以爲領相護逆公呈病不出○始公與白沙

公議斷此事白沙公曰若只出永昌於外而止則
吾等無以死必爭之理云故公雖詘意從之然請
出永昌亦非公之素志也
七月又引疾再上劄乞遞
主遣醫問疾賜藥物
八月進大君不可加罪劄
大君旣出置城外三司亦請按律而賓廳脅於浮
議又請移置島中公又以爲不可令停之而是月
初二日竟安置于江華時議越發必欲置法公方
呈病而命招不進一日三違主益怒而奸人欲以

禍福動公促令先倡公乃上劄畧曰臣當今日無
前之變每承聖上疚懷之教肝膽如割寢食俱失
一死之後更有何念若處璣之事自上遇變盡倫
遠出古聖賢之上羣情逾迫聖諭益懇中外士庶
孰不感泣於絲綸之下哉璣未離襁褓已爲禍本
逆肆永慶之伏辜皆稱以由璣焉則璣之爲匈賊
之奇貨其所從來者漸矣璣死則禍根絕而國家
安璣不死則人心疑而朝廷危凡有知識皆欲速
處在朝諸宰誰無是慮但雖預知逆謀年或未滿
法不得刑法者王者所謹守也臣與諸臣不敢苟

同此論惟以此也仍念逆埋之變幸賴殿下曲爲
全恩嚴萬之來查也快得卞釋及臣到廣寧誣說
喧播有不忍聞嚴萬回報始知事情誣說自破而
聖德益彰今又廣寧委官朝暮若出則遼左帶來
人多解本國言語意外訛傳亦所深念周詳善處
亦非失矣妄慮如此與諸宰姑退此蓋將順聖上
之至意而不覺慮事過於迂耳非謂屏黜而便可
絕禍本也伏見玉堂劄中連加詆斥目以縱賊危
君之罪自聞此語髮竪骨竦罪苟至是則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何敢更抗顏於宰列乎公議凜凜臣

伏罪之不暇而抑其中有不得不陳達者自古乘
時危亂角力而取寶位者一判名分民志已定奸
窺之徒自然帖息況我聖上毓德春宮光恢先烈
仁聲入人爭望聖治縱有數三兇逆欲萌亂於其
間而奸謀發覺則如白日中天魑魅魍魎消滅而
無迹豈可過爲疑懼於不必慮之地哉一種說話
每以網漏兇黨嘯聚更起爲大虞審如是也在朝
諸臣俱受國恩俱有耳目慷慨發言豈讓於他人
彼玉堂之論雖出於過慮而遠近所傳人心疑惟
陸贄以狐疑過防爲深戒正今日之所當法也噫

自己丑逆變以來兩邊分朋互相擠陷治逆護逆
之說爲自中爭鬨之赤幟世道日降此習轉固倘
靡聖明在上洞燭明决則羣情擧皆自疑夫豈有
完人乎臣弱冠筮仕到今三十有四年沾被兩朝
洪渥所憂者唯職事耳孤蹤任性遇事敢爲癡戇
不改國人所悉玆者出謀慮事盡成譏罵願忠效
誠變爲罪案欲檢飭機務則掣肘不行無一收效
欲盜竊爵位則積釁愈甚坐速罪網儒生旣抗䟽
而斥臣矣臺諫又發論於兩司之完席矣玉堂連
劄又斥臣以極罪矣臣於此時不顧廉恥蹲坐不

退必致國事日非身亦終陷大戮聖上今日曲收
簪履而反爲增臣之禍患而已曩日榻前伏承聖
諭至以臨難引去爲敎天高日遠恐未盡燭臣之
本情也自壬辰之初臣之陷履死地衆避直趍人
孰不知之舍安就險讓夷急病此臣素所蓄積倘
他日有難而縷命尙存則雖在丘壑豈忘以一死
報殿下之恩哉嗚呼艱危日甚狼狽又極臣處身
無所而猶貪戀榮寵含默苟遣及其時事由臣而
漸敗噬臍貽悔則自誤而負殿下也必矣寧不悲
哉伏願殿下深量時勢又察臣情亟列罪辜於是

兩司俱爲避嫌引入

因兩司避啓更上劄力言全恩

兩司之啓極爲匈悖公知不能免而又恐負初心

乃繼上短劄曰三司以臣爲惡逆之歸爲人臣子

蒙此題目神魂飛散毛骨俱竦死有餘罪璣年纔

八歲不知謀逆爲何事而況　先王之愛子殿下

之介弟乎雖或使如淮南王安楚王英之所犯不

可直爲按律況無識之孩童乎八議之法斷不可

廢今此出置于外云者所以上慰　慈殿之心下

鎭一世之浮議以待其長成觀其志氣行事好樣

善處之云也今此三司之議雖出於慮患之深計
使殿下之聖德乃反出漢家文明之下臣切痛焉
臣等迫於公議不得不論而心實憫惻假令除去
禍本豈無其便而急急請去非臣本意愚衷所在
天日下臨豈敢爲璣游辭下以欺心上以欺我聖
上也臣既蒙護逆爲逆之目今又抗顔更爲陳奏
血誠者恐臣死之後必無爲殿下敢奏全恩之說
者也○趙慶男山西雜錄曰領相李某欲極論時
事恐禍延老父趑趄不敢決常自朝衣抆淚父知
之言曰汝早年立朝位極人臣死生休戚當與國

共之何乃有懷含忍辜負平生忠愛之志乎領相於是拜哭永訣上劄論事言人所不敢言主震怒

三司合啓請按律

玉堂發兩司處置之啓兩司發門外出送之啓三司繼發按律之啓公卽日歸龍津

副提學李惺應敎韓纘男校理朴鼎吉等承爾瞻風旨攘臂努眼必欲甘心於公其處置兩司劄曰罪犯十惡則八議所不原此皇明金石之典也況亂逆天下之所共惡人人之所共誅豈有爲人臣而敢出全恩之說以爲縱賊危君之計哉今日按

法處議之論獨出於三司僅延時月而百僚盈庭前後所請者不過移置宮外安置江都而止則所謂諸宰者果何人也是可謂春秋討逆之義乎領議政李某身爲首相當主辱臣死之日不肯倡義挼法討逆張皇邪說上以脅制君父下以熒惑一世其心所在固不可測也嚴萬查質之辱亦由於大臣之不忠而及至今日乃反矜誇又以廣寧委官恐動君上營護逆首其所謂深念善處者亦何事也今日之事異於戊申所謂意外訛傳亦何言也委官亦人臣也中國之人也豈不知春秋討逆

之義周公誅管蔡之事張浚鐵塔之舉乎雖使知之其不以他論斥之者明矣大臣明大義討逆賊當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見之乃曰除去禍本豈無其便所謂使者果何策也此非侮弄君父之言乎又曰自古乘時危亂角力而取寶位云者尤極陰兇此豈臣子所可忍言者乎又曰一種說話以兇黨更起爲大虞至引陸贄狐疑過防之戒爲今日之所當法思患預防聖人之訓而大臣之責也當此義理不明邪說肆行之日樂禍之輩貳心之孽挾壞謀亂安保其必無也此固舉國之所共憂某

乃敢肆言以爲不足慮其心所在尤不可測末乃以朋黨之說隱然沮遏討逆之論又以某前後事狀欲爲要君免罪之地吁亦巧矣某旣不討逆又從而爲之辭在朝之臣豈無一朱雲哉曾無一言請罪者朋黨之弊至此而極矣可勝痛哉兩司按法之論爲君父討逆無可避之嫌幷命出仕依啓於是禍色暴熾卽日兩司啓請門外出送三司直請按律其啓曰春秋之義討逆爲重而爲臣子者不能討逆則必蒙弑逆之名趙盾是也盾豈與弑哉聖人特書弑其君者以不討逆與賊同也某之

護逆甚於趙盾吹噓永慶使逞凶計附會永慶掩蔽聖明三司抗論自諱其惡主謀乎全恩比肆於順和寬永慶爲權奸尊永慶爲相臣指鄭賊爲莊昧至于今日悌男與璣通萬古所未有之逆賊也而劉以八議之律貸其十惡之罪苟爲殿下臣子而知主辱臣死之義者安敢發此言乎特其無君父蔑公議然後有此言人臣無君父蔑公議則何所不至此臣等之大憂某護逆之心路人所知而至於廷請反覆全恩之說力排執法之論請以停之停之之後又請移置而又停之泛泛塞責有同

越視以讎母絶母之贅語誣陷君上熒惑衆聽以
致館學通文八方有若朝廷實有是事者然冒上
章劄欲免其罪引戊申不當譬之事借撫院不可
道之言其除去禍本豈無其便乘時危亂角力取
位等語字字陰匃又以逆璣保無後患且與諸宰
不敢苟同他論云者非人臣所可道之言咫尺天
威侮弄之恐動之脅迫之營護之無所不至盾所
未有之罪也臣等一部春秋斧鉞森嚴目見某護
逆脅君之罪痛心切骨臣等固知言發禍至而區
區愛君之誠寧死於某之手而不忍負殿下也噫

云云又曰君子知恩小人背德爵父官子殿下之待某也甚厚而護逆脅君某之報殿下也太薄安有不忠如此而能保其首領者哉伏願殿下取春秋罪盾之義快從公議以其罪罪之而懲人臣不道之惡○時梧里長在病告不與國事目見公被極律之論上劄求解畧曰朝論以查質之事爲大臣不忠全恩之說爲縱賊危君查質之日臣爲首相全恩之說臣實首發不忠危君人臣極罪若以意見之差殊論議之失當陷之不測之地恐非國家之福也待罪之中言不敢盡云云

九月命削奪門黜尋停拨律啓
三司合啓月餘請施極律主命削奪官職未幾臺
官以人心不服卽爲停啓
十月感疾初九日午時捐館舍訃聞復官爵
公旣去國每念王室仰屋咄咄逐日上山北首慟
哭却食廢寢得疾日惡遂竟不淑春秋五十三疾
且亟諄諄如夢中語無非獄事之平反訃聞主爲
之震悼曰因何疾而至此乎卽命復官爵斂殯襄
葬如禮公沒之日白氣滿室經日不滅異雲蔽空
奇眩人眼於是都民罷市巷哭或出貨財奉梲於

門時白沙公退在蘆原馳及大斂躬自斂殯而歸
十二月遣禮官致祭
四十二年甲寅正月日（初三）禮葬于楊根中隱洞卯坐
原
中隱即公先妣墓下而夫人李氏墓亦在焉至是
合葬從治命也
熹宗皇帝天啓三年（仁祖大王元年）癸亥夏四月別遣都承
旨致祭
毅宗皇帝崇禎三年庚午　賜謚文翼（勤學好文曰文思慮深遠曰翼）

七年甲戌文稿成
公長子判決事如圭在尙州任所時鋟梓藏板于
近嵒書院凡八卷蒼石李埈爲之跋
顯宗大王十年己酉九月享于尙州近嵒書院
尙州公松楸鄕也幷享于寓庵洪公彦忠之院
肅宗大王十八年辛未享于抱川書院
抱川公外鄕嘗釣遊處也以龍洲趙文簡公絅配
享
十九年壬申　賜抱川院額曰龍淵遣官致祭
英宗大王三十五年戊寅　特命不祧遣禮官致祭

四月奉朝賀金在魯筵中啓曰故相臣李德馨立大功大節壬辰請兵時李德馨先往大國其他效勞於壬辰者表表可見而以追到義州不爲錄勳故相臣李恒福上疏請錄而李德馨固辭其時都監堂上柳永慶以其固辭不爲錄勳廢主時三李皆立節而李德馨則當永昌時固爭之杜漸之意也其後李元翼李恒福繼之而其意則一也以如許之大勳大節旣未錄勳故代盡當祧云宜自朝家特命不祧故敢達 傳曰今聞所奏誠是矣特施不祧之典遣禮官致祭

正宗大王元年丁酉秋奉安影幀于龍淵書院

純祖大王三十年庚寅春奉安影幀于近嵒書院

三十二年壬辰夏奉安影幀于順興白雲洞紹修書院

當宁元年甲子遣承旨致祭

六年己巳春自近嵒移奉影幀于尙州道南書院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卷二